

船山遺書

詩
大
廣
傳

張山
數書
點將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詩廣傳目錄

卷一

周南九論

召南十論

邶風十論

鄘風六論

衛風五論

王風六論

鄭風七論

卷二

齊風七論

魏風六論

唐風十論

秦風五論

陳風四論

檜風三論

曹風三論

豳風六論

卷三

小雅五十八論

卷四

大雅四十八論

卷五

周頌二十二論

魯頌二論

商頌五論

詩廣傳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周南

夏尙忠忠以用性殷尙質質以用才周尙文文以用情質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無忠而以起文猶夫無文而以將忠聖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忠有實情有止文有函然而非其匿之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不匿其哀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匿其樂也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匿其哀哀隱而結匿其樂樂幽而耽耽樂結哀勢不能久而必於芴流芴流之哀慟慟慘澹以終乎怨怨之不恤以芴流於樂遷心移性而不自知周衰道弛人無白情而其詩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上下相匿以不白之情而人莫自白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孫何以兮愁苦愁苦者傷之謂也淫者傷之報也傷而報舍其自有之美子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傷而不報取其自有之美子而視爲愁苦之淵藪而佛老進矣性無不通情無不順

文無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質之鬼神告之賓客詔之鄉人無吝無慙而節文固已具矣故曰關雎者王化之基聖人之爲天下基未有不以忠基者也

聖人有獨至不言而化成天下聖人之獨至也聖人之於天下視如其家家未可以言言者也化成家者家如其身身未有待於言言者也督目以明視眩而得不明督耳以聰聽熒而得不聰善聰明者養其耳目魂充魄定居然而受成於心有養而無督矣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若夫既養而猶弗若也聖人之於天道命也道且弗如天何也雖然則必不爲很子傲弟煽妻之尤而抑可抑其銳以徐警之君子猶不謂命也人而令與未有不以名高者矣人而不令與未有不以實望者矣若夫言者相窮於名而無實者也故易曰咸其輔頰舌感之末矣榮之以名以暢其魂惠之以實以厚其魄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德教者行乎自愛者也親之而人不容疏尊之而人不容慢關雎之道俾不自弛其后妃之尊而親於君子而奚求而不成輾轉反側而望之琴瑟

鐘鼓而榮之環宮中之尊卑少長得主而如一身文王復奚以言哉匪太姒能勿警乎惛人不然異乎身以視家訟言以督不順則委之若命是心與耳目構而天下之至蹟交格而未已其不相及也久矣故曰關雎者風化也

道生於餘心心生於餘力力生於餘情故於道而求有餘不如其有餘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餘於己乃以樂天下而不匱於道奚事一束其心力畫於所事之中敝敝以昕夕哉畫焉則無餘情矣無餘者憊滯之情也憊滯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勑倦勑倦者不自理者也生夫惓佚乍惓佚而甘之生夫傲侈力趨以供傲侈之爲心注之力營之弗恤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謂聖非必聖也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於所事之中則餘於所事之外餘於所事之外則益安於所事之中見其有餘知其能安人不必有聖人之才而有聖人之情憊滯以無餘者莫之能得焉耳葛覃勞事也黃鳥之飛鳴集止初終寓目而不遺俯仰以樂天物無憊滯焉則刈穫絺綌之勞亦天物也無殊乎黃鳥之寓目也以絺以綌而有餘力害澣害否而有餘心歸寧父母而有餘道故詩者所以盪滌憊滯而安天

下於有餘者也正牆面而立者其無餘之謂乎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至矣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廣也采采卷耳嗟我懷人則不盈傾筐矣然且寘之周行焉故曰慎也采采卷耳則嗟我懷人矣登山酌酒示不永懷焉故曰廣也且夫忘而寘寘而必得其所慎也非慎之乎方寘之頃也方寘之頃則既忘之而不容自持矣其度本慎其經緯之也有素是以可慎焉非所慎而無不慎故曰密也密則可以與於醕酢之繁矣忘其所不忘非果忘也示以不永懷知其永懷矣示以不永傷知其永傷矣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損其度故廣之云者非中枵而旁大之謂也不舍此而通彼之謂也方遽而能以暇之謂也故曰廣也廣則可以裕於死生之際矣葛屨褊心於野裳衣顛倒於廷意役於事目熒足躅有萬當前而不恤政煩民菀情沈性浮其視此也猶西崦之遽景視方升之旭日騷戾之情迢乎風化殆乎無中夏之氣矣樛木報上之情也葛藟不得而縈福履不爲之祝矣然則樛者以收責而縈者固無適情與夫高明者易簡之積也高而不易崑岑者與明而不簡營營者與遽欲胥天

下於大同不情其情而澹忘之於報施泮散者與崑岑者絕人譽譽者自絕泮散者欲同而得異故聖人不絕報施之情維天下於弗弛也姊姑之親后妃之尊胡求弗得而不諱用其相報之私斯不亦易而可親簡而可知已乎始之以悻悻之心永之以休休之色下曰我以爲報也上不嫌奄有之曰以報我也受者安報者不倦咸恆之理得上下之情交高明者以何求而不獲邪是故甚危夫崑岑而甚惡夫譽譽也譽譽者曰借我無以繆之彼終不我縈之今之勸我福者惡在其不幸我禍也人無適好而奚此貿貿爲勿寧崑岑而蘄絕於恩怨之外莫如老死不相往來無或同而亦莫之或異庶有瘥與洵然則亦殆乎汀禽原獸之相遇矣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免於禽獸之羣爲已足矣報施者人道之常也奚爲其不可哉

上有勤心下無勤力下奚以能無勤力也授之以式則爲之有度矣授之以時則爲之有序矣授之以資則爲之而無餘憂矣故王者制民產而天下之力不勤不勤則力以息而長力長而不匱乃相勸以勤而漸勤以心旌天下之心而勤之行

之所以興也茅苴之詩力之息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自旦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田家婦子乃行歌拾艸一若忘其所有事而弗愛其日故竊國無暇民竊民無暇日無與爲之息焉耳井田廢阡陌開民乃有無度之獲月令廢啟閉亂民乃有無序之程兼并興耕者穫十而斂五民乃心侈於憂而不善其事獲之無度則貪者競程之無序則惰者益偷心侈於憂而所事不善則憔悴相仍終歲勤苦而事愈棘民不可用矣終歲勤苦者未有可用者也夫民之愛其力也甚於上之愛其心是以時未至於暵風和日美艸佳蔭之下不給於斯須之歡其愈於死也無幾故曰救死而恐不贍非但其飢寒之謂也

靜而專坤之德也陰禮也陰禮成而天下之物已成故曰茅苴后妃之美也是故成天下之物者莫如專靜以處動不喪其動則物莫之有遺矣茅苴微物也采之細事也采而簪其有掇其莖持其實然後結之結之餘然後顧之目無旁營心無遽獲專之至也夫苟浮情以往幾倖以求盈目皆是而觸手旋非取物已勤而服躬不審則違掇持之緒亂結顧之容道菊小草且覲面而非吾所據又況其大焉

者乎故君子觀於茅苴而知德焉專者靜之能也靜之能物之幹也斯所以崇德而廣業也雖然有辨於一事而專之歷事事而專之無弗專也舍衆事而專一事則事之廢者多矣專以廢事坤之四所以爲括囊與雖无咎不可得而譽焉專於一事則且專於無事老氏以之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茅苴當前而莫之采道喪於己矣奚貴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志亢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知擇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致飾也飾於己而後能擇於物擇於物而後亢无有悔也弗飾於己以擇於物物亂之矣弗擇於物以亢其志亢而趨入於衰不知其弗亢矣秉喬木之志擇乎錯薪而匪楚弗刈然且盛其車馬以弗自媒焉漢之游女豈一旦而獵堅貞之譽哉陶弘景之誕而僊也种放之富而訟也弗自飾也幸而未有錯薪之芄芄焉不然吾不知其所刈矣余闕之死不知命也王逢之不仕不知義也弗擇其族而與之爲伉儷死不如其儉生隱不如其尸祿矣羸豕之孚泥淖焉耳矣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於旋而後信其祥一旦而獵堅貞之譽者未之有也

天之所不可知人與知之妄也天之所可知人與知之非妄也天之所授人知宜
之天之可事者也天之所授人不知所宜天之無可事者也事天於其可事順而
吉應天也事天於其無可事凶而不咎立命也王者之民足以知天王者之道足
以立命麟趾之詩備之矣麟之趾振振公子麟而宜有振振之子可知者也公子
之有豈鮮蔡度不可知者也麟之定振振公姓姓孫麟而宜有振振之公姓可知
者也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隧之晉不可知者也譽宜有者歸德於麟而非妄矣
虛不可知者以俟之命而亦非妄矣身有儀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對
而後振振者異乎夫人之子姓人之所與知麟之所以爲麟也公子之有鮮度而
可弗以爲公子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隧之晉而不敢不自安於公姓吳淠之變
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鮮度晉鄭心所有力所可爲而害不極天下得絕
鮮度於弗子而晉鄭不得代興於一姓嗚呼麟之所以爲麟蓋有道以善此矣非
夫人之所能與知也身有儀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奠麟之德昭昭也
而藏已密矣天下弗能與知而知其爲麟于嗟麟兮淠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

德昭之慘天下亦早有以知其弗然矣奚以知也所不可知者鮮度晉鄭而可知者麟也

召南

聖人達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情之至也百兩之御

迎御

也將亦迎也

文之備也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學以其文而不以情也故情爲至文次

之法爲下何言乎法爲下文以自盡而尊天下法以自高而卑天下卑天下而欲天下之尊己賢者懟不肖者靡矣故下也何言乎情爲至至者非夫人之所易至也聖人能卽其情肇天下之禮而不蕩天下因聖人之情成天下之章而不紊情與文無畛者也非君子之故齧合之也故君子嗣聖人以文而不憂情之漓使君子嗣聖人以情則且憂情之詘矣情以親天下者也文以尊天下者也尊之而人自貴親之而不必人之不自賤也何也天下之憂其不足者文也非情也情非聖人弗能調以中和者也唯勉於文而情得所正奚患乎貌豐中嗇之不足以聯天下乎故聖人盡心而君子盡情心統性情而性爲情節自非聖人不求盡於性且

或憂其蕩而況其盡情乎雖然君子之以節情者文焉而已文不足而後有法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悔厲而吉賢於嘻嘻之吝無幾也故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文以節情而終不倚於法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敬之豫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敬之畱也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畱之然後當其事而不匱矣乃可以奉祭祀交鬼神而人職不失過墟墓而生哀入宗廟而生敬臨介冑而致武方宴享而起和歎然情動而意隨孰使之然邪天也天者君子之所弗怙以其非人之職也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心至而道起雖其善者亦物至而知而與之化也化於善莫之有適未見其歆喜之情異於狎不善也夙夜之僮僮未有見也未有聞也見之肅肅聞之惻惻所自來也還歸之祁祁旣莫之見矣旣莫之聞矣餘於見肅肅者猶在也餘於聞惻惻者猶在也是則人之有功於天不待天而動者也前之必豫後之必畱以心繫道而不宅虛以俟天之動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夫天之聰明動之於介然前際不期後際不繫俄頃用之而亦足以給斯蠶螳之義雞雛之仁焉耳非人之所以爲道也人

禽之別也幾希此而已矣或曰聖人心如太虛還心於太虛而志氣不爲功俟感通而聊與之應非異端之聖人孰能如此哉異端之聖禽之聖者也

草蟲無當於道與何居乎召南之錄也草蟲其卽道與君子之大戒者以斯心而加諸道也草蟲之憂樂也疾矣合離貿於一旦而憂樂卽遷是則耳目持權而心無恆也以斯心而加諸道嚮於彼者有餘而心無餘心無餘以宅道則以見異而遷也亦自此而流故君子戒以此心而當道寧已遲而不欲其竭也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有與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則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精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與天地同情者化行於不自己用其不自己而裁之以憂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不與天地同不憂也與禽魚草木同情者天下之莫不貴者生也貴其生尤不賤其死是以貞其死而重用萬物之死也與女子小人同情者均是人矣情同而取取斯好好不卽得斯憂情異而攻攻斯惡所惡乍釋斯樂同異接於耳目憂樂之應如目擊耳受之無須臾畱也用其須臾之不畱

者以爲勇而裁之以智用耳目之旋相磨者以不拒天下而裁之以不訢智以勇君子之情以節不拒而抑無訢焉天下之情以止君子匪無情而與道同情者此之謂也故天下以草蟲之情交君子弗拒可矣感其未見之忡忡而不與戚戚也接其既見之悅夷而不與泄泄也天下以自止於禮矣君子有時而以草蟲交天下方其忡忡不改樂焉方其悅夷不忘憂焉攝之不漏用之不流遷之不遽君子以自敦其仁矣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而泥草蟲之憂樂乎故卽草蟲以爲道與夫廢草蟲而後爲道者兩不爲也雖然草蟲固女子小人之情也向背疾故也

靜斯涵涵斯微微斯慮慮斯嫩惡審時地敍嫩惡審斯忌惡也嚴時地敍斯致美也盡忌惡嚴致美盡無不敬焉敬此也已采蘋之敬靜德也采以其所盛以其物湘以其器奠以其位以齊涖之徐徐于于蔑不安也乃以信鬼神之享而亡疑淵潦之毛中饋之事亡疑於鬼神況君子乎嗚呼未有不靜而能敬者也乃有靜而不能敬者涵而不求微微而憚於慮不沈不掉而固未有主吾不知其何心